

抗戰劇集

第一種

陷落之城

三幕劇



陳志堅著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

——一五〇〇

著者人 陳 志 堅

發行者

重慶市各界抗敵會
文化支會 演劇隊

印刷者 星星印刷局

總經售 星星雜誌社

代售處 全國各書局

版權所有

禁止翻印

實價一角

蕭序

在重慶認識了志堅和許多別的青年朋友，他們共通地有幾點非常令人感到可愛，一點是用非常真摯的心情愛好着文學，一點是一致地愛護國家，抗戰開始以後，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己適當的救亡工作。還有一點是有青年人的熱情與敏捷，做一切事，都表現得是活生生的。

這一羣朋友都努力地工作着又寫作着，有的寫詩，有的寫劇本，還有的寫小說。我愛讀我們朋友的作品，覺得只有這些作品，才能真真地給你一個天真而無邪的夢，一個熱情的希望，不說技巧，也可使你鑑賞出一個技巧以外的東西，而這些是在一些老作家中間不易找到的。

志堅出於他的陷落之城，我也這樣鑑賞他。記得人說「史特林堡」寫他的第一次習作，正是志堅這樣的年齡；「史特林堡」在近代劇的成功上是太光輝燦爛了！希望志堅努力寫下去，寫出更完美的東西來，同時更把這力量用在抗戰以及未來的國家的建設上去！

一九三八，二，十五日，崇素

自序

《二》

雖然我也愛寫作一點東西，但寫劇還是第一次。我爲甚麼會突然一朝來寫劇呢？一個原因是我喜歡戲劇，他比其他的藝術更富有改進人生的意義，一個原因是在國家英勇抗戰開始後，他成爲了動員民衆中一種救亡宣傳的最好工具。尤其是後一個原因，加強了我對戲劇的努力。

可是我不掩飾地說，我對戲劇的素養很缺乏，我的年青限制了人生的經歷，所以在這一項寫劇工作的初次嘗試，必然有許多缺陷出現在讀者的眼前。那嗎，我真誠的希望，來到這山城的戲劇界先進們，關懷我的朋友們，和讀者們，也真誠的給我一種改正的指示，使我以後能够有一些進步。

一九三八，二，十五日，志堅

第一幕

時：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的晚上。

地：被日軍佔領後的一個城市裏。

人：王庭華（做事細心遇事機警的青年。）

余志（熱血青年）

李興國（性情很直率而時不免有些粗魯的青年）

胡健民（熱血青年）

袁正國（爲國而幾乎殺了他父親的一個意志很堅定的熱血青年）

走狗（不出場）

日兵——甲，乙，（不出場）

景：這是一間秘密的地下室。在舞台的右面有十幾步石坎，石坎的上面是通外面的過道之處，下面是一道堅固的板門，門內便是這地下室了。靠舞台的右面安置了一張破舊的桌子，週圍零亂的放着幾張不一樣的椅凳。這兒是隨時有人來秘密開會，然而却又顯出是從來沒有人有閒暇對屋內的東西加以整理，因此不僅桌上所擺置的一些印刷品和油印器是十分零亂，就是丟棄在地上的紙屑也沒有掃除。在桌上還有一盞洋油燈，那就是這黑暗的祕密的地下室裏能夠發出一點光明的所在。靠左壁有一張破床，那是余志歸宿的地方。開幕：室內完全黑暗的，顯出這兒是萬分的悽寂。余志因爲連天的工作，很疲乏的躺在床上。不久，有一陣輕低的脚步声；王庭華抽開門，照着電棒。

王（稀奇）怎麼，就睡了嗎？（點燈，黑暗消滅了）

余不，（起床）人疲倦得很，躺一吓；還要等你們商量事，怎能就睡呢？

王呵——（取出一枝煙來抽）這幾天實在也把你辛苦了！

余不是纔黑嗎？你怎麼就來了？不怕！

王是的，這是很危險的事。要是遇着鬼子，那真是麻煩！

余對啦，要是引起他的疑心，你就會吃他們的虧。（希望似的招呼）王大哥，事情進行得怎樣？

王 (高興地) 我進行得很順利！正因為這緣故，所以纔早來向你們談。鄭洪他們已經贊成了我們的主張，到那個時候，他們只要聽到信號，就會動手響應。

余 他們前幾天不是還在猶豫嗎？怎麼一吓就承認了咧？

王 是的，他們前幾天的意見還很紛歧。不過，究竟鄭洪是有認識的，平常就站在領導的地位，又對大家很好，所以他們大都信服他。何況反對的人是少數，更何況反對的只是意見的差異，而目的同樣是消滅傀儡組織和城內的日軍呢？本來，他們就是要要求失地的恢復，和不做亡國奴，因此，昨天我去時，鄭洪一見着就告訴我們一致贊成我們的主張了。

余 那嗎，現在就只有看與國在西城方面的進行怎樣了？

玉 是的。要是西城方面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，我們第一步工作就完全成功了。……

余 (心裏非常興奮，彷彿自語) 呵！我們自由的日子快要到了！失地也快要收復了！可以再見着從前的朋友們了！

王 (熱情的懷望着，承應着) 那時，我們就不會受日本鬼子的壓迫，賣國漢奸的擺弄，而再成爲一個自由的人！

(突然室外過道的樓板上有急劇的脚步聲，王和余就習慣的然而驚異地看着門的進口處。脚步聲停止後，是李與國進來了，王余纔放心。他也照着電棒，因為他有甚麼事的正憤怒着，所以恨恨的把電棒搭在桌上，無聲無氣的坐在一張椅上。)

王 老李，又是甚麼事？(很謹慎的) 以後走路輕一點，若是給日本鬼子起了疑心就很麻煩。

李 (餘怒未息地) 他媽的，——(突然大聲地，好像所受的刺激太深了) 這還是一個人的世界嗎？……

余 (趕忙以手勢制止他) 你看，纔說的就記不住；你不要太大聲了。我們這裏雖然很秘密，但是日本鬼子，這幾天已經起疑心的在四處調查，你不要誤了大事！

王 老李，不要只着急，有甚麼事，好好說就是了。

余 (憤怒還不能止息) 說？——(將要說的樣子，但又) 沒有甚麼！老李，着急有甚麼用呢？

王 對哪！好，說吧！（遞一枝煙給他）老李，抽一枝煙，消消氣！

李 （接煙，點燃，抽了一口，追憶）剛纔，我在西城老劉他們那裏出來的時候，經過王家巷口，聽見一個婦人在大聲的喊救命，又聽見有兩三個鬼子嘻笑和發氣的聲音。我心裏很奇怪，便躲在城牆轉拐地方聽，一方面想知道一個究竟，一方面害怕他們看見我，躲一躲。

王 後來你聽見些甚麼？

李 後來還是婦人一陣一陣的喊救命，我知道一定又是鬼子在姦污我們的女同胞，我很想去救，但是沒有槍，我只好忍在那裏。一直等了半點鐘，我纔看見有兩個鬼子轉拐走了，但是沒有看見婦人，也再沒有聽見婦人的聲音。這下，我纔悄悄的走過去看。……

余 （預覺到甚麼不幸似的）那婦人是死了嗎？

李 （憤怒）死了？要只是死了，還不趕緊，可是——他媽的——却死得那麼悽慘！全身，赤條條的，（憤怒漸深）兩個奶子——削平了，還在不不住的流血！還有，那——那下身的……（憤怒愈深的把煙也甩了）媽的，我……我不忍再說了！

余 （也氣急了）這些狗東西！

李 他媽的，真不是人養的家伙！有一朝，（握緊拳頭在棹上拍一下）犯在我的手裏……

余 （忙止住）輕一點！輕一點！

王 （也很悲痛的，但是他却強制忍受）老李，不再着急了，那是沒有用的！在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這城市後，這些事不是發生得很多嗎？並且六七十歲的老太婆，十一二歲的小姑娘，被他們這樣姦污死的也有！你們也還記得，我的老婆，不是在東城給日本鬼子這樣活活糟踏死的嗎？但是——（轉換）好在過這樣的日子已經不久，鬼子們就要被我們趕走了！

李 趕走？——就這樣，我還不甘心，我要一個一個地幹了！（以手作刀砍狀）

余 （以爲他又要打禪子，忙攔住他的手。李掙脫，但並沒有拍禪）

王 好！那一天讓你殺一個痛快吧！現在我要問你，你到西城聯絡的事情怎樣？

李 沒有岔子！他們只要聽見緊急信號，就一齊幹！

王 （小心地）你沒有把時間說錯嗎？

李 沒有！我告訴他們就是在二月十五日晚上十點鐘維持會成立的時候。晚上十點鐘，這時間很好記的，不會錯！

王 (還怕他有錯誤，又小心地) 你說的甚麼緊急信號？

李 吹笛子！——你們不是說的吹笛子嗎？

王 對啦！(豎起大指) 你很聰明了！

余 現在，我們城內是毫無問題了，只看胡健民到城外去去聯絡游擊隊的結果怎樣；並且還有袁正國願不願作這一件事？

李 不會出亂子！只要是打鬼子，他們還有不承認的嗎？怕的是胡健民不能把袁大哥找來，那要袁手利這老頭不給鬼子當走狗的話，恐怕很難了！

余 不！要是袁正國不能進城來，另外也找不着人去說服他的話，我們就把這老傢伙一齊幹掉就是了！橫豎他是我們民衆的公敵！

李 好！凡是給日本鬼子作走狗，給我們人民作仇敵的傢伙，我們是不能輕易放手，是都要……(又以手作刀砍狀)

(王敏切的聽見有脚步声，忙制止李的話，三人靜聽。)

聲音：就在下面了，小心些。(剛說完，有一個人不慎的跌着了，於是乒乓乒乓的響了一陣。室內的人十分驚異，趕忙起身靠着牆壁，王余各自敏切取出槍來，對門描準。李正擬吹燈時，有人抽門乃作罷。)

胡 (聲音先在外面照呼) 余大哥！(胡抽開門，袁跟在後面，一齊進內。)

王 (見人後，驚喜地，忙放下槍，揣在懷裏) 呵，原來是你們！

胡 (微笑) 怎麼？你們把我們當成了鬼子嗎？

還說，乒乓乒乓的，把人都嚇壞了。

余 (笑) (學一句) 人都嚇壞了，哈，哈，哈哈……

王 (也跟着笑) 哈哈……

不要笑了。(向胡) 你們是怎樣弄得響？真的也太嚇人了。——健民你們辛苦了，坐下談。

胡 (指袁) 他這裏沒有來過，摸不熟路，又黑，所以他跌倒了。

（可以報復似的）剛纔，袁大哥，你笑，瞞你這，也是一個濃包！當游擊隊的，摸夜路是慣長，不算是高山，小路，都不怕，不想你却在這屋子裏跌倒了。哈哈……

胡（打斷他的笑聲）莫笑，這也難怪他，你們有這（指桌上的電棒）東西，可是我們沒有嘍！（想起一件事）老李，剛纔我們來的時候，在王家街轉角的地方，正國聽見我們後面有腳步聲。他告訴我，我悄悄掉轉頭去看，纔看見一個人影在跟着我們。我們不知道這家伙是不是真的跟着，便設法來試探：先，我們走快一點，他也跟着快一點；後來，我們又故意走慢一點，那家伙也走慢一點。這時纔知道那家伙真的在跟着我們了。我們不知道那家伙是幹甚麼的，所以心裏有一點……

李

（報復）呵，有一點害怕，把人都嚇壞了嗎？

胡

（知道他是在報復，便反諷的說他）沒有你那樣膽小，我們的心是鋼鐵的！就真的是鬼子又有甚麼關係呢？（可是，馬上又接上正話）後來，那家伙很跟了一陣，我們無心再去管，就各自大步的走。一直走到了這裏的門，我們回轉頭去看，那家伙的影子到處都瞧不見，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纔沒有跟着。——我們希望是沒有跟着的好，不然……

袁

依我看，那傢伙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有道理，不會跟一陣就算了！說不定那是鬼子的便衣隊，或者是一個走狗！總之不會沒有道理的！

李

（又以爲是報復的機會）我想一定也有道理，也有道理！——你還怕嗎？（向着袁笑）袁大哥，不要怕，有我（拍胸）老李在這兒！

袁

誰怕？或者怕的就是你。

王

不要只談怕不怕了。怕有什麼用呢？又說：我們正拿生命去爭取自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怕甚麼！只是，既然有這種情形，就不能不謹慎些。

胡

對哪！王大哥的話，我很贊成！

余

我們能够不吃鬼子的噴嚏，那也是很好的！

李

要是真的有人吃噴嚏，我們也會替他撈本錢的！

（大家覺得他這話的天真，都吃吃的笑了）

主

不再談空話了，談正經吧！老胡，外邊已經聯絡好了嗎？

胡

已經聯絡好了。

你告訴他們的時間？

沒有錯，二月十五日晚上十點鐘。

對，他們這次好多人出動呢？

（接過說）我們共有二千多人，分三路進攻。他們叫我轉答你們，城內要趕快預備好。

我們城內一切都準備好了！

並且叫你們謹守秘密，不要洩漏消息。

不會的！不會的！這還用說嗎？

可是，現在還有一件事沒有辦，就是在那老傢伙（突然驚覺袁在，不好意思地趕快改口）唉……

就是袁老伯方面，還沒有人去進行。

（急接）這是該我去的！我一定會說服我底父親，我一定要他昏聩的腦筋清醒過來！（說後，起身，欲走）

身，欲走）

（止住）慢！正國，你還不能去！

（挺身站起，拍胸）那，我去！

你也不能！你太直蕒了！

我去最好！我可以憑父子的關係去說服他！

（欲允，但還試探）你實在不能去！（故意想一想）就因為你是他的兒子，我們……

（氣憤）你們？——你們不放心，是不是？

不！王大哥的意思我懂得：因為聽說袁老伯，在鬼子的面前曾承認你不是他的兒子，並且說如果

聽見你，就把你抓去交給鬼子法辦，表示沒有父子的關係！

法辦？我犯了什麼法呢？

就說你是游擊隊，同他們作對的強盜，不是鬼子的順民！

所以我的父親要抓我，去獻功，是不是？

雖不一定拿你去獻功，總之你也很危險？

袁 那我就偏要回去，冒這一次危險！縱然……（很堅定）我總是爲了國家！

胡 （譏諷地而又帶激勵的意思）可是，萬一……我們不是少了一個同伴嗎？

李 對！那不是作玩的！

袁 呵！你們還在替我顧惜生命嗎？用不着！（突然抓着老胡的臂膊）老胡，那，你叫我進城幹甚麼？你不是說大家要我進城去說服我的父親嗎？現在，冒着危險進城了，你們卻又阻止我，我真不懂你們是甚麼意思？——是不是你們還不相信我？

李 好，別着急了，這件事，只有你纔能够去幹。還怕那個爭去這功勞嗎？

王 （止李）不許再說了。（拍着袁肩）剛纔，我們的意思，不是不要你去，你別誤會了。假若真不要你去，我們又何必找你進城呢！

袁 是的，我知道你們（想一想）是在試探我，可是我不會猶豫下來，我的勇氣並沒有消失，我沒有因爲困難就不去作這工作。

李 （豎起大拇指）好！你是一個勇敢的好傢伙！

王 不要隨便像傢伙的！

袁 隨便喊喊也無妨，讓他自由一些，現在我要去了！

胡 你把這支電棒拿去，不要再跌了，弄得乒乒乓乓的，把他們嚇壞了，又當成是日本鬼子。

袁 哈哈……

王 不要再說風涼話！正國，快去！明天晚上八點鐘等回信。

袁 大哥，我告訴你，你在你父親的面前，應該機警一些，不要真的吃他的虧，把你抓到鬼子那裏

去。

袁 我知道。要是我不能說服他，他一定要給鬼子當漢奸的話，對不住，（從懷裏摸出槍）爲了民族的復興，爲了不能作鬼子的順民，只好就連他也幹了！——好，朋友們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！

王 （同大家一齊說）祝你成功！

（袁放好槍，揚手，亮着電棒，迅速下場）

王 余志，我們把昨天晚上寫的油印印好，趕快發出去，不然時間來不及了！

胡 甚麼油印？

余 印好你就知道了。（說後就同王鋪臘紙，達墨，滾膠……做完印油印必具的手續，胡和李都圍攏去。印了第一張，王看了一吓，要不得，甩在地上。胡忙去檢來看，心裏非常急切）

王 （又印好了二張，遞給胡）那張要不得，這張好一點。

胡 （甩了一張，接過二張，看着）你們把這傳單發出去，不是活活害死了袁老伯的命嗎？

余 那嗎，誰叫他甘心作日本鬼子的走狗呢？

李 （莫明其妙）怎麼一回事？

胡 （忘記他是不識字的，便將傳單遞給他）你看嗎！

李 （攆回去不要）怎麼？你忘了我，不認識哪！

胡 （被提醒）呵呵，我告訴你：這傳單是要拿在街上貼的，說的是袁老伯暗通我們，大家打倒日本

鬼子，至於要當維持會的主席，完全是幌子，所以叫城內的百姓，大家都反抗鬼子，求我們的生路。

李 （性急地）幌子？他能够，鬼纔相信！

胡 這是假的！

李 假的？

胡 對咯！我們是設的一個計策，叫他吃日本鬼子的虧，使其他的人知道作漢奸走狗的下場，這不是

死，就不會再有人去作漢奸走狗了。

李 （恍然大悟）那，這傳單很好！他死了，也可替國家除一個大害。

胡 可是……

王 你也還不全明白我們發這傳單的道理。我們無非是以牠（指傳單）去激發袁老伯的天良，去搖動日本鬼子對他的相信，那嗎，維持會也許不會成立了。沒有自家人來管束我們，來同我們作對，就好安安心心的進行我們的革命工作。

胡 不過，這總不妥當，又說：萬一正國回去說服了他父親，而我們又把這傳單發出去，不是白白害了他的老命嗎？

李 我們已不得他早死，來世好早一點變一個好人！

余 大家不要爭辯，爲了民族的利益，一條老命的犧牲，我們不必去顧惜他，何況他從前就是一個臭官僚，現在又作了替鬼子作事的走狗，陷害我們的漢奸！

李 對略！這纔說得好！

王 總之，健民，一切我都是有計劃的行事，你不要憂心。

胡 (點頭，表示認可的意思。他同時在顯出一種疲倦的樣子)

王 (發覺了) 你疲倦了，先回去休息，(突然想起) 明天晚上八點鐘，這兒見。

胡 (起身) 是，明晚見。(當走出這門，一陣雜亂的腳步聲響了。他趕忙退回來，輕聲的) 有鬼子來了！

(這時大家非常驚異，迅速的吹熄了燈，隱伏在牆壁，把槍取出來，向門邊描準。李因爲沒有槍，只好站在最後)

兵甲

走狗

兵乙

走狗

兵甲

兵乙

走狗

走遠一點)

走狗

兵甲

兵乙

(突然) 看，這扇窗子開着，一定逃走了。
對！——一定逃走了，我們——追！
好，我們——快去——追！
(腳步聲自台左而轉回台右，漸次消沒了。屋內的人也才把槍揣在懷裏，隔一陣王把電棒拿去照了一些時候纔轉來)

胡 危險已經過去了，我們該趕快走！

王 真危險！

胡 (擦了洋火，點燃亮) 萬不想這樣伙。起先還把我們跟在這裏，也太厲害！

王 對！這的傳單，我們一個拿一點，見機行事！(囑老李) 你要仔細些呵！

李 王大哥，放心，這件事我辦得來，不會出岔子的。

余 你們走吧？(向大家) 記住，明天還是晚上八點鐘。

(大家一個拿一點傳單，便相互出去了)

余 (望着燈自言自語，臉上顯着光彩) 只有明天一天了！後天！後天又是我們的世界了！(吹燈上

床)(幕閉)(第一幕完，全幕未完)

第二幕

時：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晚上。

地：同第一幕。

人：袁子利(淑媛和正國的父親，一個將要作維持會主席的舊派人物)

袁淑媛(一個十四五歲膽怯，而知愛國的姑娘)

本村(日軍官，性情非常殘暴，但很喜歡女人)

袁正國

日兵一

景：這是袁子利的家裏。在舞台的左面一溜進屋內的門，右面就是進到內室的門。屋止中有一洞窗，窗門是開着的，可以看見內室裏面的一切。屋中陳設很古舊，但許多地方已堆集一些灰塵，顯然是兵慌馬亂時候，沒有閒心去收拾一下。進門處的牆壁上有幾幅山水字畫，充分的表現出這家的主人翁是一個「舊派」。可是那幾幅畫中有一幅已經倒垂着，然而並不會有人去把他掛好。靠近內室的門有一張古式的寫字台，上面厚厚的堆着一疊錢裝書和一盞高脚而比較精緻的洋燈。(其他在演時可以斟酌情形增添一些東西)

開幕：袁子利正在草寫甚麼，時而在想，時而又在焦慮。原來他寫的就是治安維持會他要推薦負責人的

名單。不久，寫好了，揣在懷裏。

利媛（向着窗）淑媛！

（得應後，現在窗外，臉上掛着淚痕，很憂慮的樣子）爸爸，又是甚麼事？

利媛（發覺她的高興和臉上的淚痕）怎麼？孩子，又在哭嗎？媽媽已經死了，你不要再想念她，自己想出了病不是玩的！

利媛（父親的話更打動她心坎上的悲哀）我要想念媽媽，她多愛我，叫我怎能忘掉呢？

利媛（也有所感的）可是，她已經死了呀！

利媛（更悲哀）死了？是的，她死了，她是死在日本鬼子手裏的！

利媛（淑媛，我的好孩子，你不要再提她的死了！

利媛（不能！不能！！我還要替媽媽報仇，把這些鬼子殺光……

利媛（忙制止，並仔細的至門邊外望，似乎怕有日本人來聽見）不要再多話，提防日本人聽見了，要惹起麻煩的！

利媛（反駁）麻煩？爸爸，甚麼是麻煩？難道要日本鬼子把我們全家殺絕了纔不麻煩麼？

利媛（不要再多嘴：你出來，爸爸要跟你說話。

利媛（不耐煩地）說話，說話，（連說時就運出來了）說甚麼嗎？

利媛（好孩子，別再動氣了，你靜靜坐一會罷！

利媛（坐下。但是還不耐煩）坐下了，說嗎！

利媛（你甚麼都好，就是這點皮氣要不得。（說在這裏，淑媛聽不愛的，又自然的作着不愛的樣子：把

原來望着他的眼睛故意的望往別處）你看，你看，說呀說的，你的，你的壞皮氣就出來了。好，給你講正經

話罷！——（稍一思索）明天晚上十點鐘本城的治安維持會正式成立了，你的爸爸也就可以正式當主席了。

利媛（很覺得奇異）這城已給日本鬼子佔去了，你怎麼還能够當主席呢？爲甚麼會要在晚上成立呢？

利媛（笑，以爲她不懂）這有甚麼稀奇？日本人把這地方佔了，想找人維持全城的治安，彈壓革命黨

的暴動，所以要組織一個治安維持會。會裏面一定要有一個主席，日本人說我一老成持重，又在清朝時候當過官，就一定要我來擔任。至於爲甚麼要在晚上成立呢？這是怕白天有革命黨來搗亂。孩子，你沒聽說城

內有很多革命黨嗎？

媛

呵，爸爸要給日本鬼子當官哪！難怪爸爸這一向隨時給鬼子在一起略！

利

對了！給日本人當官！所以，我說，孩子，以後你不要僅聽鬼子長鬼子短的，讓他們聽見就有些

媛

（不懂似的發問）給日本鬼子當官，是不是要給他做事呢？

利

當然略！

媛

（明白了似地）呵，爸爸，你給日本鬼子做事，不是當走狗嗎！

利

（忙以眼恨止她的話）瞎說！甚麼走狗？

媛

不是嗎？剛纔爸爸自己這樣說呀！

利

還要瞎說，不准！——現在我要出去商量成立的事情，你好好在家裏，我不久就回來的。你在裏面

好好把古文觀止拿來讀一下，那對你有很多幫助。

媛

（淑媛沒有得應，但很不愛的進去了。）

利

你不要個人到門口去，碰見日本人是要遇事的。（說後，正擬出去，本村卻開門進來了。）

本

怎麼？老先生，碰見我們要遇甚麼事？

利

（以笑奉承）沒有甚麼！沒有甚麼！——本村先生來得正好，我正安排要來找你。現在你來了，省

得我再走一趟，坐下要！坐下談！

本

好吧！好吧！找我，是不是名單已經擬好了？

利

對了！（從懷取出名單）這是選從本村先生的意思，一共寫的是五位，除我以外，都是本城的紳

商，還有一個是兼縣立中學的校長。我們差不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，也在清朝時有一些「功名」。

本

好的！好的！（連說時就不住的從窗子望出去，彷彿那裏面有甚麼希望）以後的治安，就要由你們

幾位老先生來維持了。至於幾位老先生的一切，我們大日本帝國是不會虧待的。

利

（唯命是聽地）是，是！

本

並且在我們的皇軍，把父那完全征服以後，你們就更可以升大官發大財了！哈，哈，哈……

利

（也不經意的含笑起來）嘿，嘿，嘿……

本

哈，哈，哈……喂，老先生，（又望着窗裏，想一想纔說出來）你一個人在家嗎？（又貪嗜的

望着窗裏）

利 不，不，還有我小女（指着內室）在裏面。她總是愛一個人守在屋的，嘿，嘿，嘿……（不自然的笑着）

本

哈，哈，哈……一個人守在家裏，不寂寞嗎？

利

她——（不知道怎樣說下去）

本

她？哈，哈，哈……（又望在窗裏）

利

（突發覺似的）呵，怎麼？本村先生還沒有吃茶，唉，（向裏招呼）淑媛，來給本村先生倒茶呀

！……候安呀！

本

（點頭，微笑，覺得這就有甚麼滿意似的）

媛

來了！（語氣非常不愛）（當着淑媛出門後，本村一直瞪在她的臉上，顯出無聲的猙獰的笑樣。

實于利好像見不慣這情形，故意把眼睛瞪在一邊。本村在淑媛把茶端放着時，趁勢在她的手上捏一下。淑媛不愛的，忙掉身同走，進屋內去。）

本

小，小姑娘，（站起來，想追她，但突然警覺還是失禮的，又忙坐下。帶笑，向利說）唉，老先

生，你的姑娘，多麼深——

利

（覺得這話說下去難聽，忙止住，另用話來避開）怎麼？唉，淑媛，你該陪陪本村先生哪！來，

陪陪呀！

媛

（在裏面發氣的得應）不陪！

利

怎麼？你還抗我！（深覺對不起本村，忙陪禮）本村先生，我的小女就是有這樣一個壞皮氣……

……請原諒！

本

沒……沒有甚麼！哈，哈，哈……可是，老先生，我想要你一件事，不知道……

利

本村先生，有甚麼說好了，我們間，沒有甚麼不好說。

本

老先生能够答應嗎？

利

說好了，只要是……（想一想）都很好想辦法。

本

我想，請你把你底小姑娘……